

三國志

十七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指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所供養後辟人將軍府將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人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八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選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軍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黃金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

夫志四

服弊車無馬蹄為妾陋三去相位輒歸卒土性來京師常下道脫勢過人莫知其為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到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

中兖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

人繇年十九從父贖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

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

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貧

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

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

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騏驥於十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

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表術在淮南
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
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
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
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表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間雖有表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四百七十八

吳志四

二

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

郡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笮融者丹揚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幣於路經數十里

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駐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專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

弘治三年

吳志四

三

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數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王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感感刊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遺多難嬰丁困苦替處味道不以為感與羣弟居常友誼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憐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次女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達忠中郎權為

六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法
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
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
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
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
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
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
言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
云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

入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一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

思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

公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

人壞我音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

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

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

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

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章

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慈故俱欲去

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備成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令賊圍其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義老母，遣之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斬內植所時約谷二，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

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
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
殺數人皆應弦而倒以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
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非鄉
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
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
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
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

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
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
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
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
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
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
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驍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
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

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宅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

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

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

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

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谷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

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

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

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

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

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宰劫州章

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

射鉤執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

欲騰翥先階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

尺木者也

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

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

江其意頗狃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志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

兵再往總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

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誅之不從丈夫義交苟

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

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許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

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

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

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鄙

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

不赦之罪將軍量同相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

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

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

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

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漢傳曰

策初遣慈

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
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
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
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議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
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
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
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
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
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
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推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
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附掌大劉表從子磐驍勇
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走豫章

五十五

吳志四

八

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
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
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
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

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
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
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享官至

越騎校尉吳書曰享字元倮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
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相帝時為
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
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

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都督郵刺史
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官感之臨別謂曰刺
史若待罪三事當相避也後官為司徒辟壹比至
官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

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廷會

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

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第徐聞令黼領九真太守

黼者于鄙反見字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

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表徵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

正德一年谷刊吳志四

九

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

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

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

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

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

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事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

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

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嘗時貴重震服百

變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
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

搖稍之令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平復半日能起
坐四日復能語遂便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武先病沒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
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
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
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
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上
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
故後蒙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
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

正德十一年分刊

六二四

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
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
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廆入質權以為武昌太
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
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
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
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宣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
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
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變為交
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
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
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答殺鄰鄰兄
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
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
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
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
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
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
祖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
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
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
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
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
使通信故徽兄弟向祖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
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
辱而呂氏之作不延者也壹勦匡後出權原其罪

及燮質子廢皆免為庶人數歲壹勦坐法誅廢病
卒無子妻寡居詔在卅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擻攘之時據
萬里之上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
分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子驥汝南平輿人也
少與太史慈相善
慈嘗謂人曰
劉繇字子驥汝南平輿人也
少與太史慈相善
慈嘗謂人曰
劉繇字子驥汝南平輿人也
少與太史慈相善
慈嘗謂人曰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人夢曰：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曰：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宗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孫

史記卷八十四

卷八十四

追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孫策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從。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景為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

軍國甚有補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

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未定也。賢禮士捨過錄功魏。曹在公盡規汝，今不聽之，則

日人皆版六言不悉見總之乃當先投此計中

耳策大警遠釋騰夫人智略權誦類旨如此

年臨燕引見張昭守屬蜀以後事人合葬高陵

貢舉薄建安十二年到十二年關無舉者云府君

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農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

明八年景卒官子六官授兵馬州封新亭侯

征荆州拜奮吳郡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

都督以鎮東方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

吳書曰與張溫顧譚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

友善權令開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

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熹漢尚書

令熹子承撰後漢書稱熹幼以仁孝為行明達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

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

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

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

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

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

支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

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

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

逆人則不利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

船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瑁言曰泚水中渾也

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

俱濟遂破英擊走窄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瑁領

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楊守

江表傳曰

初表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瑁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瑁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每得瑁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瑁衆乃復用景召瑁還吳瑁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

黃祖中流矢卒瑁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

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

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

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

五十九卷六十三卷

吳三十五

三

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瑁侯討平山越拜偏

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

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漢

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

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

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人琮少白魯育字小虎

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

夫

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父見愛侍權為王及帝

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

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
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
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
度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
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
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
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
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
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
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廬九

夫人以選入

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
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
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
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
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
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

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
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
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
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
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
行而無子權教以諸姬子與養之
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
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官
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

弘治三

卷五

五

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
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
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
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
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
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
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
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

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煒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

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夫人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

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侯官吳平乃歸永志乎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

同漢惠昔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

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

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

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

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

吳志五

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

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

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

子熊瑱所白亮殺熊瑱瑱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

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

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

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

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

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

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

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袿裳

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却膝長太息小住

須臾遊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

謀而同於是開
豕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何容人也又遂太...
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官者召入
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
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
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
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
誰當養孤遂封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和為昭
獻皇帝一曰皓初尊和為昭
二曰皓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
稱升平宣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亦一侯將軍

五十四
五六五
七

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宗
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
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父死立者何氏子云

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
殺之皓大怒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
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
衛尉為朝子統即奪統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書
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
簪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
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念葬于死中
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
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
不出人具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男
子何顯狀似皓云都代古臨海太守奚熙信謠言舉
兵欲還都都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謠
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
敬以跡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敬為
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婢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
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
敬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
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
坐覲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
爵位不奪其實齋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
四三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
級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
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
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
得出嫁後官千數而採擇無已

千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三三兄
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燕
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國
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
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續通傳第二

吳書

卷之五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欲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平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

四百三十一

卷之六

二

多腹痛令促具糞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

火誑明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

有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

蕃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

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

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未接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

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

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

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其長

之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超生

孫瑜傳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更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

三〇六十一

卷之六

二

饗講誦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一丁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

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墮落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讐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言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

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且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

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揚武中郎將

四百

吳志六

四

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

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汙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

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且上構。

或言石重設鐵鎖... 宜明樹賞罰之信... 不取干也... 使武昌有精兵萬人... 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一宗矣... 以梁司... 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姪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

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

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
將士眾還住歷陽項之術復使貢與吳景共擊樊
能張英等未能技及策東渡助貢景破英能等遂
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貢景還壽春報術值術
潛號署置百官除貢九江太守貢不就棄妻孥還
江南江表傳曰表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
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今貢為將軍領兵在壽
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
即棄守歸貢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
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
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
於壽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貢與策征廬江太守劉
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貢

五百零八

吳志六

六

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楊僅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貢
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請貢曰兄今據豫章是扼
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今國儀杖
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貢聞芝病即
如策計周瑜到巴丘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

劉隱奉詔拜貢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
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

曰鄰字公達雅性
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脩
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

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
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
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悉殺其子弟若天下... 統書... 北述... 中洲... 士人必

問他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愛於事何如潘意

即解爨爨用得濟博物志曰仲廣名即相山廣報文

鄉遷夏口河中督賊遠將軍

歷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斌斌叔父字

熙績年歷列位吳歷曰鄧又有子曰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將軍張永寧元年前走廣三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

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

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

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

張昭世見輔權謂輔曰凡鳳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

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

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

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

年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

五十六吳志六

故列於後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

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

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

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黃龍三年卒蜀丞

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

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

二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

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匡

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匡

係堅以初平二年卒同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

合三十一一年臣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辛時年二十
也此蓋權別主弟朗江表傳誤以為臣也朗之名位
三朝錄及虞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
喜志林也

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
秀公室至親捉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

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
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

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
皓降群臣卑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
以一校尉割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
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
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
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六十四
六十六
九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

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聖族子也

為孫河質性忠直諫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
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與知內事待以腹心之臣
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
破拜成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孫謙補尚書郎
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病
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
公為始蒲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

章尚存其八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春秋傳曰諸侯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文大

且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宋穆所以絕交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

可也

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破柄孝章孝章要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仰歎燕君市駿馬之骨
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
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
往秦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
臨溺而王不挫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
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薦斯義也因
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
奔魏位至憲故孝廉矯覽戴負亡匿山中孫翊為
丹楊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負為郡丞及
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負以不能全權令
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
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

正德十年谷刊 吳志六

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

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負

吳歷曰為覽戴負親
迎馮洪等數為翊所
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
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
作主人鄉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
來久宜遠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兩時有酒色
空手送客洪從後所翊郡中憂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
殺逆走入山徐氏購募追獲中宿乃得覽負歸罪殺洪
諸將皆知覽負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
翊遺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
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持月岳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
親信誑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入欲
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止繼計願二
君哀救高嬰涕泣各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
死無益欲思惟爭計事計未立未敢替夫人耳今日之事
實風夜所懷也乃密呼翊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誑
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
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偉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

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作戶
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
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
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夫人乃還縑經奉覽負首以
祭州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負首以
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詔
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
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
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
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
丞列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
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
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詔為邊

太子世四十一

卷六十六

十一

吳

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懿言疆場遠并
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
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
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
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
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
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
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
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齊宗正卿

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補為都下鎮驃騎將軍

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

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

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

楊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波遠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聞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文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明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捷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

十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

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

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

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

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

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

文章作瑩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

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

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

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

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

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
安受左氏春秋博覽眾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
俱發名友善弱冠祭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
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
官為舊君諱論者皆

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
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
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
偏茂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
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
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
所天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
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
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
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

古君五十一歲都于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
時魯人嘉之也何解巨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其王定王
時有三孫滿者其為大夫是也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
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
進攻退守萬無奔比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
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始而疑事無質觀
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
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通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

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
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

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
謂曰吾方有事四方

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

更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

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七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

去治

吳志

二

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侯以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後劉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变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黃

有邢貞拜推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

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鄩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

曰今日酣飲惟醉愴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

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

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

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

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

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

會百官歸功周喻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

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譽亮直有大臣節

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

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

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進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

足輔是以盡誠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

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真以清一諸華拓

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

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外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

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更拜朝吳將軍班亞三

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畷字念小時所聞書不畷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是鄒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不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之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事復自誇平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請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

述而意淺短違逆言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得奉推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意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昔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勢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

知古不用耳竭愚忠者

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
在耳因涕泣橫流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
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
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
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
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
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

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

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
儼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
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
臣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

拒命坐待焚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

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

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

略典

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
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見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籍典雅不可謂
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
幹恨其不於嵩岳等
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

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

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畷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

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操條孫昭時世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

吳志七

六

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

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瑾同以赤烏中

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歎令和脩敬於

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侍亦死休字叔嗣弱

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

吳會曰休進投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

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

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招及登卒後為侍

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

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

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侯
偽險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
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雍曾祖父本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

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

而勇敏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

皆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

為字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

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

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

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攜黃武四年迎母於

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

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

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

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

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

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

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

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
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

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

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詎雍有所咨訪

若合雍意寧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願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兒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久之呂壹奏博為中書典校

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

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察詭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謫

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

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

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嬭氏

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

止雍內然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

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病見高帝似不能言漢

帝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

侍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

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

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要

言若言稱注邪不申...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

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

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

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蓋曰

蕭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

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

朝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

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吳錄曰裕一名

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

早卒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聲於孫權統

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語關陳啓方今

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

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請義都尉到此

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

西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

不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

不於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弟字子通以孝悌廉

不分於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整偏將軍權末年

有法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還其貞潔不瀆知此

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必歸整衣服更設几筵
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旬應諾畢必以再拜若父有疾其之問
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餽梯飲漿不入口五日禮
為作布衣一襲皆摩如不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割
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以神座於下每對之哭位
服未闋而卒梯四子彥禮謙祕祕皆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
射僕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

而陸遜張敷卜靜等皆亞下而吳錄曰敷字叔方靜字玄

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剡令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

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

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

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

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初錢唐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

吳察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

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

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

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

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大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

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

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

曰禮子基無難於以十學
元大有才初為吳偏將
梧太守少子初守
慶元吳郡太守

知名著通語以十篇有三子巨字
軍統家部曲也夏口吳平後為蒼
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

五年卒官子譚承二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
曷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

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一兩譚傳曰宣太子正佐東宮天子
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

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
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居
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譚
赤烏中代恪為左
節度
吳書曰譚初為
陳事權臣食孫善以為過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
權鑿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
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未

嘗下等詩徒屈指心計盡
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

奉車都尉薛綜為選苗
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

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
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

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

言事是時魯王霸有盛
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

曰曰謂有國有家者必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
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

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
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憂

前點親必有逆節之累
勞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

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
天之於勢重也吳芮疎呂

許長沙得之於勢輕山
昔漢文帝使慎夫人真

座帝有怒色及盡辨

下之儀陳人尋之戒帝既悅釋夫人亦悟今臣所
陵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
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朝賓
客寄素領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
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
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
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在
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
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
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
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

吳志十

十一

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流
承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又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
言其與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譚坐徙交州

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

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承至與相見過於所聞

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手抄兵後為吳郡西部都

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

雷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

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典兄譚張休等俱從交

崇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

瑾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經書左氏春秋曹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其得人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

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

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

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

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

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

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

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

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

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

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

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

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

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德不能躬相督厲陳

荅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

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
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士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
守任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奮
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且以吳王侵取此州危
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
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
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
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國雖臣王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於所指且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荅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膺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駢哉載之於篇定為辭章之時或三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孤之不負子

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立德昔遺孔明至吳孤嘗謂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立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其外言所聞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推道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

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虞翻以狂直

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

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躬重雖

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翼也瑾為人有容

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

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不巳死毒亂之民當

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

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

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

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

及也今叡之不如不猶不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

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

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

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

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

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

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言所

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言

不敢為非耳逮不繼豈不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

情加之用能感義今竅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何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

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

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已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

是表之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

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

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

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

丞相二子恪韜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

死不娶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

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龍襄

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

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

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

韓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樽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奕或有樗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
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
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刻文繡獨為奢綺
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
入泗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
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
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
有靈龜鳴童謡曰白龜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
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
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世亂避難江東置身素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
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會稽焦征羌

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人容放縱騭與旌求食其
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

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今所以來長
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

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
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設

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

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

恥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隲為主記書

曰歲餘隲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除海鹽長還辟車

騎將軍東曹掾隲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

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

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

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

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

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

正德十年八月刊吳志七

十八

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

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

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

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

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

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

拜驃騎將軍領異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

二境頃以異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

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

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馭，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物，勞乎忠馬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臨於

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

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藏

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

正德十年公利吳志七

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

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孳三傑以興帝

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

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

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

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摛挾

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

罪無辜，橫受大罰。是以使民踴天躋地，誰不戰慄。

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子
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
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
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
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
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
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
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
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
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

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
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
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
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
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
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
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得
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
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
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

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

原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

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

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

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

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此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

夫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

牛千頭為君家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

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赤烏九年代陸

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

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

二十一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形於

蓋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

無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

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統帳督

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

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

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

領交州牧封百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

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

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
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
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
騭及嚴畷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
冢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揆其常患四
者而已急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
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
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
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
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

三八十

吳志七

三二

徐

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
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
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
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
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
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
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
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
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位並重明主經營世務出

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及其初此世常人所
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
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
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
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
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
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
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
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
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
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
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
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寒霽罔不惟忠叔
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
配太子受禮若弔懷憤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
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
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
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
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

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
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朝
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
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
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
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
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
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顧諸葛步傳卷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書曰紘入太學寧士韓宗洽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

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我不欲令紘與策

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

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

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

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

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

至德十年公卒

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

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畧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

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

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

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

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

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

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郡

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

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伏

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悉記與四方交結常

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去董卓扶持漢室之

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

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開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

之所命宜為節巨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涿

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言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

赴救為難將軍無意也京平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

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燕湖近濡須亦佳也權

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呂松之以為秣陵之與燕湖

道理所校經義於比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闡徐州貪秣

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

欲都之入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戩曰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

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

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

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

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相然之勢力操八柄之威

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三馭羣臣一曰爵

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無假取於

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入而忠目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

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

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

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

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紆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見補物忱愛其文為作

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照應機論與琳書

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喪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

子布在河內所 文此過對之 神氣亦在 此與在此之 諸家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編其人 子玄字至

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

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尚自後才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

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

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

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

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况彼舟舟

惟相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槍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秃鷲小者有鷓鴣

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仕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

地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官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久

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

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

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文善性質直

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

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

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

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各

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懂鞍

權乃聽

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
衛尉使。上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
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
學家。恭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
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置語。
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
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并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

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戲登稱其翰采。
程素字德樞。汝南南頓人。後逮事鄭玄。後避亂交

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
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素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
年。權為太子登。嬖周瑜。素守太常。迎妃於吳。權
親幸。乘船。深見優禮。既還。素從容進說。登曰。婚姻
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
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
教於閨房。存周南之詩。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
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臣敢其惡。誠所賴於傳

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

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遺數人其欲令其業久存成之所交結如丞相少當等咸親焉屬吟為崇行足以薦俗登足以為師初見太子壹以疾歸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君年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老廉除錢唐長遷都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

本一百廿一 一百廿二 吳志卷八

六

三智

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屬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宮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

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

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

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陳蓋蜀之楊雄也

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

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下十為五比其數也文帝

耳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

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

羊毅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

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

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

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肯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

薛自國至綜世其州都為著熙學士變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

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

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

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目也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

躬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

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

有酣禕與諸葛恪相對朝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

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

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

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

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

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

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

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

無別推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白

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

言語使驛往來觀其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

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

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

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

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

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

兄死弟以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

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
百辨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琉
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
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
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髮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
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擗殺王簿仍見驅逐
元真太守僭功為妻入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
酌作樂功曹番音七舞屬京京不肯起敬猶迫疆
忿杖散亡於郡內音弟苗帥眾攻府盡矢射萌
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
劉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
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牧豕一豚百
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
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
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
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
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大輕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臨具六津
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隳以次鉏治綱紀適定

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
此言之緩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真請能
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
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緩依作
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
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
流者假其威寵備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
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
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
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
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奴欲自親征綜上
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
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
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
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列頭以血染車何則水
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諫曰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况萬里... 遠東戎貊小國無城也
之固備禦之術... 鉞鉞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
如明詔然其方... 堉堉穀稼不殖民習鞞馬轉徙
無常卒聞大軍之... 于自度不敵鳥獸駭長驅奔
竄一人匹馬不可... 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
可一也加又洪流... 沉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
波難免倏忽之間... 八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
所施賁育之勇力... 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
冥其上鹹水蒸其... 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淫凡行海
者稀無斯患此不... 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
乘平喪亂康此民... 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
虐滅亡在近中國... 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
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既非... 後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
有斯誠羣僚所以... 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 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
安遠履冰之險... 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
諫權遂不行正月... 臣未權勃綜祝祖不得用常文
綜承詔卒造文... 臣辭祭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
三也綜復再... 臣等咸稱善赤烏三年從

為子... 六年春卒凡所著論...

五曰... 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

至... 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

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

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

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

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

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奔出縣

縣頃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

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

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

拯摧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

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

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

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

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

遺體過庭既訓頑敵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 追錄先且愍其無成是濟是拔
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
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
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
雅是貴追悼二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
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
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
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
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

夫志八

在厚老

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
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
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
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
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
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
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
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
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龍襲孚

陵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也
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察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
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
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
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
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
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
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
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
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伯玉渾王濬請降
其文瑩所造也然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
侍各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
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既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
魏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象實由於此帝遂問
存亡考之賢愚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
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為
子少傳自練至
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
昭誠有以也嚴程關生一時儒林也至峻

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楚莫
蹈允有先風然於暴師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國志五十三



五十一
宋書

七

